

撕裂的身份、拼贴式的叙述

——《等待野蛮人》之不确定性解读

王大鹏, 陈 玲

(云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云南 昆明 650500)

摘要:南非作家库切的《等待野蛮人》,以第一人称讲述了一段某帝国对某游牧部落野蛮侵略的殖民历史,带有明显的后现代文学的不确定性特征,通过断裂的情节和无序的拼贴反映出了人物内心的纠结与挣扎。同时,小说中人物身份的不确定及不确定叙事的运用,允许读者对文本隐含意义进行解码,加深了读者对于文本的体验,揭示了后现代社会人类无序、矛盾、虚幻、分裂、随意和充满不确定性的真实生活状态。

关键词:等待野蛮人;不确定性;后现代主义;人物身份;小说叙事

中图分类号:I47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639(2014)05-0108-04

The Split Identity, the Collage-like Narration —An Interpretation of Indeterminacy on *Waiting for the Barbarians*

WANG Da-peng, CHEN Li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Kunming 650500 China)

Abstract: *Waiting for the Barbarians* is written by J. M. Coetzee, a South African writer. It tells about the colonial history of an empire invading a horde in the first narrative participant with obvious postmodernist indeterminacy features. It reflects characters' entanglements and flounders by the broken plots and disordered collages. The indeterminacy in characters' identity and narration allow readers to decode the implied meaning in the text, which deepens readers' experience of the text. In addition, the use of indeterminacy shows the disordered, contradictory, illusory, split, arbitrary and indeterminate living conditions of humans in postmodern society.

Key words: *Waiting for the Barbarians*; indeterminacy; postmodernism; identity; narration

一、引言

南非白人作家 J. M. 库切曾两度获得英国布克奖,并于 2003 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的作品大多探讨种族隔离下人们的生活,他的第三部小说《等待野蛮人》也不例外。《等待野蛮人》发表于 1980 年,是一部寓言体小说,主要讲述了一段某帝国对某游牧部落野蛮侵略的殖民历史。小说一经出版,影响非凡,库切本人也是凭借此书在国际文坛一举成名。

国内外评论界对《等待野蛮人》的研究颇丰,但是大多局限于后殖民角度、女性主义和心理分析的范畴。王敬慧认为,哈特和奈格里所著的《帝国》与库切《等待野蛮人》中的帝国理念一脉相承,是一个具有强大包容性的后殖民主义帝国。她认为,库切通过对霸权帝国罪行的揭露,以及对这种罪行产生原因的冷静分析,颠覆了野蛮与文明的二元对立,其最终目的是昭示他心目中的理想帝国。^[1]英国的莱

特(Wright)注意到动物意象在小说中的重要性,将小说解读为包括动物在内的被边缘化与被压制的他者的想象性认同。^[2]但是,却鲜有学者从后现代主义的角度来解读《等待野蛮人》。

作为后现代主义文学的一个显著特征,不确定性由沃夫冈·伊瑟尔的读者反映批评与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的解构主义批评发展而来。他们通过消解中心、推翻二元对立、模糊界限,对意义的确定性提出质疑和颠覆。德里达提出“延异”的概念,认为意义是“无止境的暗示,是能指到能指间的推延”^[3],总是无法确定的。探讨后现代主义的“不确定性”,后现代主义著名评论家伊哈布·哈桑(Ihab Hassan)是不容忽略的。哈桑认为:“不确定性包括所有影响语言和社会的含混、破裂和移位……不确定性遍及我们的行为、想法、阐释,它们构成我们的世界。”^[4]刘象愚在他的著作《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中将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基本特点总结为:“创作的不确定原则,创作手段的多样性,语

收稿日期:2014-09-03

作者简介:王大鹏(1989—),男,河南项城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英语语言文学研究;陈玲(1990—),女,吉林蛟河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

言测试和文字游戏。”^[5]¹⁵曾艳兵认为,在后现代文学作品中,不确定性具体体现在小说的叙事、形象、情节和语言等诸多方面,表现出极大的随意性、即兴性和拼凑性等。^[6]对于后现代文学作品中的后现代性,尤其是不确定性的研究,正日益得到国内外评论界的普遍关注。

库切的名作《等待野蛮人》中呈现出明显的不确定性特征。本文以小说文本为依托,从身份和叙事两个方面入手,剖析《等待野蛮人》中的不确定性,进而帮助读者理解作者是如何运用不确定性来构造故事的。

二、不确定性身份

一般说来,后现代主义者相信,在阅读文本的时候并不存在绝对的事实与真相。所以,我们从一个人物身上可以解读到的东西也是无穷的。“作为非洲文化和欧洲文化混合的私生子,库切处在殖民和被殖民中间的位子上。”^[7]库切的身份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他的父亲是荷裔南非人,他的祖先有着英国血统,库切从小受到的是英国教育。然而,在南非的种族和等级秩序下,作为白色人种,他的家境却属于中下阶层,位于权力的边缘。他痛恨帝国主义的残暴与虚伪,却也摆脱不了“白人至上”的优越感;他既同情种族隔离下土著居民的悲惨遭遇,又免不了对他们无意识地蔑视。后现代主义文学中,虚构可以是历史,历史也可以是虚构。库切自身身份的不确定性,也反映在文中主人翁老行政长官的身上。

现实主义小说中的人物通常被塑造成有名有姓、有血有肉的人,现代主义小说中的人物塑造强调其人格,但是在后现代主义作家的笔下,人物则成了不确定的影子。^[8]在后现代文学作品中,人物一般被塑造成一个能指,指代一个不确定的人物,需要读者参与其中,共同构筑和还原出一个影像。

小说设置在一个无名的边陲小镇,以一个老行政长官的口吻,描述了一场由帝国发起的针对野蛮人的虚构战争,帝国边陲小镇的居民则无望地等待着并不存在的野蛮人。作为故事的主人公,老行政长官执掌着小镇,他业绩平平,爱好音乐、考古,对于边区的逝去岁月充满着好奇。然而,叙述者的名字在小说中一次也没提及。无名的主人翁留给我们的很多想象,其中蕴含了令人无法捉摸的多种含混解释的可能性。主人公只是一个行政长官,一个帝国给予的职位称号,这便是他所有的身份。他说道:“我只是个乡镇治安行政官,一个为帝国负责人的官员,在这个荒凉的边境打发着自己的岁月等着退休而已。”^[9]¹⁰由此可见,对于这个称号所赋予的身份,他并不喜欢。对于他来说,自己也就是个躯壳,真正的心之归属的身份无处可寻。虽然这是一座边境小镇,与外界相对隔绝,但能自给自足,所以在当地人看来,这是“一片靠着湖边的富饶美好的土地,

甚至在冬天也不乏丰美的牧草”。老行政长官用自己的权力淡化了与帝国的联系,小镇也呈现出一片祥和。

然而,乔尔上校的到来打破了边境原有的和谐。作为第三局的官员,乔尔上校来到小镇视察边区防务,并证实边区遭受野蛮人的威胁这一事实。他的视察搞得这个小镇人人自危,终日生活在惶恐与不安之中。他对手无寸铁的一老一少严刑逼打,只因为他们被怀疑有抢劫行为。最终,老者不堪痛苦的折磨而死去,小男孩则浑身是伤,命不久矣。对此,老行政长官的立场也充满了不确定性。他被自我的同情心与帝国身份的责任感撕扯着,不知站在哪一边。出于本心,他不愿相信野蛮人针对帝国,真的存在有计划、有组织的进攻,但是肩负着帝国赋予他的权力与义务,他又必须遵从帝国的意志。小说开始时,老行政长官就便显出对于野蛮人的同情。他坚持自己的判断,充满怜悯之心,用自己仅有的权力为囚犯小男孩松绑,给大批的俘虏提供食物。他抗拒着乔尔上校的残暴手段,却也没有权力释放俘虏。他收留蛮族女孩,并亲自把她送回其族人那里。即便最终他自己因此身陷囹圄,他依旧对野蛮人同情有加。

大致看来,老行政长官的立场是确定的,那就是同情和保护边区居民,维护边区的和谐气氛。可是,事实并非如此。他骨子里也带有对野蛮人的鄙视,认为他们落后,并发出这样的感叹:“如果这令人费解的世界历史的一章能够马上终结,如果这些丑陋的人们能够从地球表面消失掉,那么我们一定能够有一个新的开端……然后回到充满新思维和新设想的安全的镇上”。^[9]³²⁻³³一方面,他对乔尔上校的恶劣行径极为不满,对他审讯犯人时候的血腥手段表示痛斥:“他们以为那是什么呢?你以为能够用烧灼、扯拽或是砍劈来探测别人身体内的秘密,从根本上就是一个错误!”^[9]⁵⁹另一方面,老行政长官却仍然无法摆脱帝国的普遍成见。面对大批俘虏的到来,他觉得乔尔上校的行径不可理喻,并愤慨道:“这个人真是太荒唐了……好一个警察!好一个警察抓人的理由!”^[9]²³此外,他给这些游牧部落的人提供食物,晚上天气冷,还另外安排地方。但是,在老行政长官内心,对他们是有偏见的。“我们就站在那里看他们吃,好像是看一群奇怪的动物。”^[9]²⁴正如老行政长官自己所说:“后来,所有的事情都使我们失去了对他们的同情心:肮脏、熏臭,还有他们争吵的喧哗声和咳嗽声也越来越大。”^[9]²⁶

老行政长官的所作所为充满了不确定性。一方面,他来自帝国的心脏,代表白人管理边区小镇,却对边区的游牧居民存有怜悯和同情之心。他维护正义,坚持和谐。另一方面,他摆脱不了帝国构建的野蛮人的说法。他的眼中,这群蛮族居民落后、肮脏、粗鄙,甚至未开化,与动物无异。老行政长官的不确

定性恰恰迎合了库切其人对于南非殖民地不确定的态度。他们的不确定身份左右着他们不确定的所作所为。也正是因为他们的身份的不确定性,才使得小说呈现出一种别样的魅力。

老行政长官不赞同乔尔人上校的所作所为,但是他却作为帝国的代表管辖这个小镇,也曾兢兢业业为帝国效力。正如他所言:“我是帝国的一个谎言——帝国处于宽松时期的谎言;而他却是真相——帝国在凛厉的寒风吹气时表露的一个真相。我们正好是帝国规则的正反面。”^{[9]180}老行政长官的身份在帝国与边区居民之间无休止地游离,他“身份主体性的稳定性消失了,它唯一的属性是被构成性和被嵌入性,它被不断的改写、抹擦、重写,不断建构、重构”^[10]。他一方面逃避自己作为帝国意志的代表身份,另一方面却保有对边区蛮族的固有成见。在乔尔上校面前,他选择做边区居民的代言人,在蛮族人民面前,他又不可避免地认为他们落后、粗鄙。他对两种身份反复地遗弃、创造、更换,表现出极大的不确定性。所以,从头到尾,他都无名无姓,姓名的缺失暗示着他对于自己身份的不确定,以及内心反反复复地纠结、挣扎、抹擦和重塑。

此外,小说的书名——《等待野蛮人》本身就充满着不确定性。谁在等待?野蛮人是谁?读完小说,我们依旧得不出一个确切的答案。整部小说都只是一系列不确定的幻象:无名的小镇、无名的行政长官、无名的蛮族女子、无名的造访者、无名的士兵、无名的老者和男孩、梦中没有面孔没有名字的小女孩……诸如此类,不确定的人物、地点、时间、身份相互交错,构成了一个不确定的世界,也许这才是真实的世界。他们变得模糊、虚幻、无名、矛盾、不可名状,恰恰也正是由于这些不确定性,他们拥有了更广阔的释义空间和普遍代表性,他们才变得更加真实,更加复杂,更加忠实于生活。

三、不确定性叙事

《等待野蛮人》以第一人称叙事内聚焦型视角写起,有学者认为它是“一个寓言,一个虚拟的帝国,一段虚构的历史”^[11]。如上所述,库切将小说中的国家、历史、人物一概模糊化处理,从而建构成一个更广泛意义上的背景,令事件的发生及发展拥有了更广阔的适用度。一个缺乏时空定位的帝国,成为现实历史在小说世界的折射。在不确定的时间、地点和历史背景的衬托下,作为故事的叙述者——老行政长官却显得比较真实。读者通过“我”的视角来观察发生在这个边陲小镇的一幕幕,同时剖析老行政长官内心的自我救赎之旅。

小说采用第一人称,却抛弃了传统的过去时叙述,而采用现在时。故事像一幅画卷慢慢地在我们眼前展开,似乎到了结尾,也将继续发展下去。故事的结尾,老行政长官带着满身伤痕,靠在墙角,等待

着历史的湮没。他说道:“我要生活在历史之外。我不想生活在帝国强加于它臣民的历史中(甚至做帝国移民也不愿意)。”^{[9]205}他想要逃脱历史的束缚,避免成为帝国的俘虏。可是,个人真的能够逃离历史吗?库切并没有给出回答。这种暧昧不明的开放性结果,也恰恰暗合了后现代主义文学的不确定性。

第一人称叙事的一个好处就是,讲述基于自身的体验。因而,作者能够从“我”的角度出发,淋漓尽致地抒发自己的观点和内心感受。但是,这样一来,对他人的心理以及“我”没参与事件的表述就具有局限性。沃夫冈伊瑟尔认为,“不确定性”和“空白”是读者批评中很核心的两个概念。他认为,在读者批评中,文本的任何元素都需要读者来决定其意义。^[12]库切在《等待野蛮人》中很好地运用了这种不确定性和空白,把文本意义的生成交由读者。比如,由于第一人称叙事的局限,他没有细致描述一老一少和蛮族姑娘被审讯的场景,却很好地描述了他们身上的伤痕,这是帝国在他们身体上的一种书写。“他的灰色胡须上沾满了血。压破的嘴唇瘪了进去,牙齿都碎了。一只眼睛凹在里边,另一只眼眶成了一只血洞”^{[9]9}“他的肚腹和阴部两侧布满了点点的疥癣、瘀青和伤痕,还站着一丝丝血迹”^{[9]13},这些字句并不提及他们遭受刑罚时候的痛苦和恐怖,但读者可以通过想象推测用刑场面来填补这种空白。所以,不同的读者有不同的填补方式,这种叙事文本的不确定性允许读者对未表露的内容进行解码。

小说的叙事情节由一系列的组合和虚构来完成。所谓组合,就是作家根据需要,把生活事件中有些有较高审美价值甚至是无意义的琐事和一般性事件按本来的时空状态组合,或者打乱素材的时空顺序重新组合其时空状态。《等待野蛮人》中出现了三个人物:乔尔上校、蛮族姑娘和老行政长官。这三个人物看似风马牛不相及,但经过库切的组合,小说有了更深刻的意蕴。乔尔上校代表着帝国,蛮族姑娘代表着野蛮人,乔尔上校与蛮族姑娘的对立实质上是文明与野蛮的对立,而老行政长官则聚集了文明与野蛮两种力量——这两种力量在他体内无休止地膨胀、翻滚……

虚构就是通过想象提炼和完善情节。在组合之外,库切还在小说中展开丰富的想象,他虚构出一个帝国的一段历史、没有名字的小镇、没有名字的人物。故事主人翁老行政长官既是故事的叙述者,也是故事的首要参与者。他的叙事由一系列的内心反省、梦境、遐想和小事件打乱,呈现出一种后现代“拼贴画”似的叙事结构。这些断裂的情节、无序的拼贴和随意的叙事恰恰是小说不确定叙事的一种实践。比如,老行政长官的雪景梦境反复出现,打断了原有的叙事结构,表面上呈现出一种虚实相映的效果,实际上也能加深读者对于行政长官内心历程的理解。梦境中,老行政长官急于看清小女孩的脸,但

后来选择不打扰他们,这一转变也暗合了他自己内心对于野蛮人的态度。这种碎片化的叙事将错乱的时间、空间相互交融,把老行政长官的梦境、遐想、反思、假设穿插其间,以“割裂情节的整体性和确定性”^[13]。后现代主义作家认为,打破了正常情节叙事的逻辑性和连贯性将现在、过去和将来随意颠倒置换,不断地将现实空间分割切断,才赋予文学作品无限的可能性。^{[5]350}这种错乱和拼贴正是老行政长官内心反反复复纠结、挣扎的外现。

后现代叙事的不确定性实际上为读者提供了更广阔的解读作品的可能,而正因为这种不确定性,才使得作品更加真实。因为后现代生活中,没有什么东西是确定的,万事万物都以一种飘忽不定、模糊游离、没有规则、没有秩序、没有逻辑的状态存在。这种不确定也就成了后现代生活的本质所在。

情节的拼贴式和结构的碎片化,最终迎来了小说开放性的结尾。在故事结尾,镇民们在等待着野蛮人发动袭击。但是,我们甚至不知道野蛮人到底是谁,袭击会不会来临,镇民们会怎么抵抗以及帝国有没有撤退。对于这些,库切并没有给出一个清晰的结局,而是将其留给读者,让读者去填补这空白。

四、结 语

《等待野蛮人》以其故事中老行政长官不确定的身份撕扯与小说中不确定的叙事方式带给读者独特的阅读体验。通过不确定性的巧妙运用,读者不但身临其境般地体验了小说中老行政长官两种身份的相互撕扯,也参与到小说的“改写”中来,对小说文本的隐含意义进行解码,加深了对文本的体验。书中大量虚构的地点、时间和无名的人物相互交错、杂糅,一方面使故事变得不确定,另一方面也迎合了

后现代生活不确定的本质,因而显得更加真实。与此同时,也给予了读者充分地参与其间的可能性,使作品成为读者与作者共同合作的产物。小说中对于人物身份模糊状态的描写,以及穿插其间的拼贴式、碎片化的叙事方式,也暗合后现代生活的真实状态:无序、矛盾、虚幻、分裂、随意、充满不确定性……

[参考文献]

- [1]王敬慧.两种帝国理念的对照:论库切寓言体小说《等待野蛮人》[J].外国文学研究,2006(6):153-158.
- [2]WRIGHT L. Writing “out of all the camps”—J. M. Coetzee’s narratives of displacement[M]. London: Routledge, 2006.
- [3]DERRIDA J. Writing and difference [M].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Ltd, 1978.
- [4]HASSAN I. The postmodern turn: Essays in postmodern theory and culture [M]. Columbus: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7.
- [5]刘象愚.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 [6]曾艳兵.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学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 [7]彭利贞.现代汉语情态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 [8]胡全生.后现代主义小说中的人物与人物塑造[J].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2000(4):52-58.
- [9]库切.等待野蛮人[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4.
- [10]AUSTER P. Thought my father was God [M]. 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mpany, 2001.
- [11]文敏.库切及其作品《等待野蛮人》[J].文学教育,2009(6):4-6.
- [12]BALDICK C. Oxford concise dictionary of literary terms [M].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0.
- [13]汪小玲.美国黑色幽默小说研究[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

(上接第125页)

综上所述,《睡虎地秦墓竹简·封诊式》中的“毒言”实际上是指一种具有较大危害性的传染性疾病基本上可以确定。而“毒言”这一称呼,只是未能对其本质有科学认识的人根据其某些特征而为其所取之名,同字面意思“恶毒的话语”并没有本质上的联系。当然这里也留给了我们一些疑问,比如在当时是不是所有患有传染病的人都要处以“迁刑”?除了强制隔离外,当时是不是还有其他的一些预防措施?这些问题的解答有待于新材料的出土和更多相关文献的出现。

[参考文献]

- [1]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

- [2]工藤元男.睡虎地秦简所见秦代国家与社会[M].广濑薰雄,曹峰,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 [3]王利器.史记注译[M].西安:三秦出版社,1988.
- [4]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 [5]顾野王.大广益会玉篇[M].北京:中华书局,1987.
- [6]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2009.
- [7]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春秋公羊传注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160.
- [8]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M].北京:中华书局,1958:1152.
- [9]黄晖.论衡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1990.
- [10]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周礼注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654.
- [11]刘熙.释名[M].北京:中华书局,1985:9.